赛博空间的吟游诗人

——奥陌陌2012-2023诗歌自选集（暂定）

**CYBERPUNK IS THE FUTURE**

**2012-2015**

玻璃反射

无人的歌声，它飘荡在这条回声廊中，

在反射的光圈中我知道至少一百年不曾有人来过，

土星的光环也正是如此，将蝉翼的彗星铺到身上

从白天的情况看，这些星尘冰冷而充满寂美——我们对

它的内在只能作出估测

它可不，我们从遥远的玻璃幕墙跋涉至今

它更像给一种权利：我们有权了解所爱的人及自身过去

与将来的一切事端，

夏夜，干爽的草地仅是另一副躯体的负载，比如台风眼，

水系和矿脉，我们只充满一个格子——这恰恰是我们

风筝填洒满的格子，

我们只是星际线的倒影，旧星尘数沙粒降临

桥

——给kiki

桥扶着栏杆。它的背景是渔夫们的一个梦。

直到桥从雾中隐现时，岸上的人们还在打瞌睡

在某个早晨，船只们会出航，撒下旧网

随之而来的呆滞。那不是岸上可以比的。

桥上的汽车和闪电，以及瞬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漫长。

从黄昏流下了浓浓的蜂蜜，风景延迟

桥和水都不流动了。

夜晚被召唤出来，代替永恒的建筑

当下一次，孤独获得重现，稍后

它将投下梦境。

每一天和每一年里我们将获得新生

直到桥的垮塌

或空气变空，灵魂升起

渔夫们抵达秘密的天堂。

没有事情曾经变空，也没有秘密在此刻升起。

沉默，或致加西亚.洛尔迦

沉默，我不是有意沉默

我沉默是因为沉默已成既定事实

就——像擦去路灯上的灰尘

不简单也不能让人放松。

我的手指——常触摸到天空圆圆的小顶盆

地平线也不比一根铁丝更长

但诗却常受到他们的牵引

皱皱巴巴的话盘踞在地上

相信我，我不是有意沉默。

蓝天白天黑夜的三重变幻中

不可能比数学更精确求出他们的时间

但幻想能。喝醉酒的人也能

知道事实飘渺如云朵

你总不能在烟圈中完成一次特技飞行

那样有违书上的公平，公正和秩序。

还需要假以时日，语言才能得到舒展

当然它可能忘了自己——面目全非。

乡村少女

你们可以尽情嘲笑她。比死了还难看的眯起眼。

她善于忍让蚂蚁。

出生时啼哭的事，她的喜讯传播速度——

比撤消月光要快，如果不是男孩

这同样是接近门口土坡那棵风信子的，

而且把世界隐喻代入消解，好了，没有事重要过

自家菜园的无名花，

她用土语跟昏黄的脸蛋交谈，时不时

一扇探照灯打在脸上，这使她遗忘了去远方的你

土黄的沙气跟着她，河对岸的光点

和天上为数不多听过啼哭的星座

祝她生日快乐，

她早忘了老自行车、沙画、墙刻，能把她带到哪里去？

暮色苍茫

野树们肃立在最庄重的时刻，

哀悼钟声响起，枝头无故变得沉重，

田野里穿西装的幽灵拾起白花

带着多年的隐疾，逝去的亲人相框，

双手紧握着这一片苍茫，

（那门框不久后也会变成他的相框）

风带着麦子弯腰向他致敬。

那阵热气扑到他脸上时，有如

看见了家中热气腾腾的米饭和碗

在暮色下，变成了被晕染的天空和祭器

和流泪的黄狗一道，对着屋子生前主人留恋过的天空

眨眼，镜子里的她已逝去。

但她留下的阴影仍在持续

一瞬，一生，亲手料理的一砖一瓦

亲手抱起的孩子。

亲眼目睹的落日之美。

在昏黄灯光结束之际，

在最后的朝拜完成之时

在巍巍颤颤的吻过墓冢之后，

一具白骨与另一具白骨发生了关系，

此去必定无归。

死者和生者的阴影

被湖水的倒影再次镶嵌起来，

而尘埃只存在于暮色的创造中，

用更宽广的赐福，掩盖

每一颗细微的真相。

冬日薄曙

一盏灯在响，她对此刻起床的事物，

感到困乏。重新制造一次滞空，

托举，比如日出，

吉他伴奏的海岛，

我不需要有时，凝视此刻的运动

我打赌一只鸟会认为一生过于永恒，

和她被帆影留住的几扇窗一样，

对这种凝视，无数水分子的聚合又松弛

负载它的冬日薄曙会比我更临近——

游思的玫瑰

我无法抵近生活的全部

如同我不能暗窥一扇窗打开所需的力量

这节奏总藏在每次日出里

落日亦然，然后晚祷开始。

一个废弃报纸卷成的世界，

废易拉罐，旧餐盘，偶尔被记住的名字，

可能是影子，在我们身后碎花般绽放，

乌云的命名方式，我们乐于接受，它称之为

某个新期望，我们的身体在此刻将同

刀子般锐利。

我为你保留一朵拒绝结果的天真谎花。

——kiki给婴宁，2013年7月13日

亲爱的，我就要走了，

我的水壶伴着叮当声随斜暮踏在烂泥地里，

我试着鼓足勇气，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

和我过分的虚荣，拮据时做梦留的泪

我想在塔暮下走神，水草下的世界

浮游生物带来你的一点光，使我回忆速写中

大片倾倒的草群，快退出流通的明信片

才可能回答我们后天的谈话，但愿

幽闭的枯树林，叶片并非为星星坠落，

它考虑月亮的潮汐，那种天然的排斥力，

和水可能的顾虑，我们一道

接近今天前的即景，我如此善忘，

竟忘了星座夜幕的善意，它仅对时间眨眼

和分神。

会有持续爱我的人........

窗台滴水，然后持续一生，

海水的盐分可能来自这些水，但我们

选择了从空气蒸发中寻找事实，

为，水塔中流动的眼泪，

沟通，直到从井底抽上来，

那时，结束时会看到水渍，

它仿照鼻涕虫的身影往上爬，

此时彼时处于未认识之间.......

她路过永生桥，她证明

一朵爱的花急于枯萎。

但不是全部，废土的单眼不是全部，

有更多只手在合十，清泉从脚边流过，

一种大理石和折扇是全部，没有理由不乘凉，

尤其当风吹花落时，她点着了旧时的柴火，

这瞥亮闪耀在河心，然后褪色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依旧可以闻到昨晚的灰。

解脱

——台风“天兔”

夏季的季风裹挟最后一丝热量，

以缓慢的，对陆地的幻想，

和一枚纸片碎落什么东西的声音，

山腰的曲线，完美的云层，

旋转一个省的云朵，模糊的眼线，

海洋和陆地之间唯一的良心，与此

失败惨痛的经历，并非在远方才能目睹另一个远方，

时间有时像完全静止，落叶归根的一种，

风的表态，它打破平静，挣扎，谢幕，

归于沃土，痛苦，眼泪在此苏生，与一个名字一道，

无尽周转于黑色的一点，标志，地点，

无法抹去，再次重来，

怀着这种偏见，和毫无意义的

碰撞，消失，有感于肉眼无法察觉的事，

与风一道深远，西风带上的一个环，

为之倾诉全部的意义所在

它与泪花的消失同样之快。

我们：过去二十世纪的遗物

我曾经想，空无一物的二十世纪，

绝对的空属于这片地区——

一种残酷的美依稀可见，

而灰尘从天而降，

它展示某种轻盈性，存在——

我们具备重量的事物的内涵，

这事物只是以幻影的方式接近我们——

我们也以不存在的方式对待它们——

好像我们生命中，日光不曾照耀——

而我们凭对其的想象依旧坚忍，

我坚忍于每一个被控制的事物背面，

它们的正面，是无尽之谜。

一层稀薄的纸——可能的功能。

49·革

气味，一种梦中的东西，   
味道在沉重的地方展现，   
它被剥夺了......我们的情感得以永存   
的外衣，共同点密布如繁星，   
一种装饰......接着是一声巨响，   
值得在另一个维度发生的事发生了，   
接着是无法呼吸。过多的提到   
不存在的，远方，被席卷而来的   
二十世纪的死亡，渺渺想法，   
念头，我固定我于某一点，   
而其旋转，与时间相差无几，   
与过去的目光有着相似的经历——   
这不是说，我们满足于自己的幻想，而从未实行它。

#9

我写诗，我并不拥有任何一个字词。   
我只拥有诗的缘分。   
但缘分也是......漂浮在细碎的音色中......延长的死亡......   
一场大雨的边缘，创造的天意般的结构。   
神话系统——涟漪与涟漪——  
波纹——扩散的冷色天空——  
历史仅仅在某句话的复原中——   
一句话，而重现天空某时的面容，   
记忆将无比理解正确的感受。   
............   
没落。假若死亡，它就将碎裂为看不见的一小部分。   
细屑......语言......密集的破裂之后......

20世纪的某一个夜晚

20世纪究竟是对还是错呢？单调，   
贯穿余生的想法。答案，简单运用，   
闪烁平原或原野的平光镜，消失或懒风。   
细碎......无限延长的物品尺度，褶皱......   
凹陷，迟疑的对话......不完美，   
二十世纪飘过乡间的情绪。   
悬疑，遗憾的悬疑，没有更多憾事组成空间，   
空间即衰败的光环。   
环绕......天空作为一个尺度而落幕，   
细腻......即使冲动也被迫停止。   
轨道......空洞而无一物，不存在任何沉重。

RS 4434-00-82-3153-40 16星 

这是沮丧的，岩石风化的产物，   
从极远处看，高地已经形成，   
黄色的雾填满半球的空隙......在黑暗中——  
纵使无形的影像也不为所动，一排排锋利的岩，   
延伸至条状积云层，远远的超越了粒子所限，   
隐藏，岩和云层的隔绝，漂浮着的碎片......   
可能没法看到另一个亮点，无论亮与不亮，   
都不必接受这种光。   
某处，在失去大气层的情况下......   
黑夜与漂浮的卫星毫无区别，亮点，以及两颗气态巨星，   
并肩缠绕，而环盖住了星系中心的暗晕，   
丝条暗晕被红色黄昏的单一色调包围，   
暗晕离得足够远，以使红黄色有绝对深度。   
这种深度，超越星球之间的联系，因而影像可能是数万年的实存。   
这没需要被看见——这一条红晕带，以及星球转动的程度   
就像是碎片在重复自身。山峦的纹理变动，或形状变动，   
让我们看到的环每一粒微小的珠，以及沉寂或变动，   
在任何时候都展现瞬间——突然被切出的扰乱方式，   
一天数数发生了多少事件？红晕及它漫来的变色事件。

致婴宁 

形状，延展，线条被拉伸,然后划过空寂的太空......   
遥远的星体扭曲成一个微颤的圆弧，   
星体附在无表面的力道之上流失。   
引力扭曲来自未来的星空，以镜般的材质凝缩不同星球的风景。   
引力的爆发永不会衰老，而其速度被恒定于漫长的虚空与短暂的释放中，   
这种深处无法以渺小的星球碎片衡量，   
唯有以曲折时空——卑微的时间感——过亮过短星体的时间——一次抛射，   
中子星爆发，伽马射线暴......一次流量，其强度方向四面八方无目地的生成，无数道流量如时间的吻痕贯穿宇宙，   
一颗星与无数颗的飘渺，亦或是静止与固定，   
力量与无垠冷却，放松，   
思想与超现实柔和的边界，   
一次弹跳，思想与折叠宇宙的速度，光的哗变？ 

給昔日者陳

机器旋掷于空中，不意在说

其实20世纪乡愁的消失不在于轮回的隐现

而是这种隐现被偶然的抛掷，云烟深深嵌入极光的追思中，

其中的反复不会超过一首婴宁的诗

卷积而成的形式也不会超脱婴宁诗歌舒缓的吹涨展开

诗歌不获得经验 也没有意义 即使光晕带失速停留

一条彗尾在深空 或指向深空的山色

彗尾凝缩两个世界的 泡泡之网 风景的材质漩涡扰动

扰动位于偶然性中的幻觉 宇宙生命已知

星球的景物已被随机决定 仅有一次随机

而后这些景物将成为机器，至福——生命已知

它们出于偶然成为不同星球 唯一一种机器

唯一的怀乡 漂浮着的尘埃-机器与真空的接壤

尘埃与深空中凋零的行星

无限制的扩散 破碎光谱的乡愁

在某种生命看来 并没有差异

**2016-2019**

辩解

我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我不认得自己。

与身边的一切无关

我只是不认得自己

我生命中没有过温柔的时刻

但我尝试理解

他人，混沌或凶狠

我自知已无福分

得到构成体飘零的宽容——

“所以，我不必见过你，

就已经见过你；

不必认识你，

就已经认识你；

不必刻意爱你，

就已经深深爱你。”

我从未见过她的容颜。

诗歌的帷幕已经落下，

一袭幕布——粗暗的舞台痕迹

无底的同情、无样的爱

发生过，而同一器官直觉

混沌以及墙壁开始落泪

虚无移置了一切死态，无法不产生故去

记忆 塔可夫斯基

无尽之言

深藏于

永久的潭底

记忆中

漂影

残渣

锈蚀的老纹。

机器浮面

无眼可诉。

如此暗角，谁人

孩子

迟觉他

生活在灰烬里，

他只是过去的一张相

细味

不存在的一生

疲态

中年男人

剥夺与旧，尘睡命

告别洗澡水声，

门缝，漆锈味。

世纪初的中午

梦到我以后的

蚊帐孔眼，和重复的生活。

像我的脸，映出那些积垢镜子

一个柔弱对手

池塘边的石板

枯树，青石更轻盈

老人，沉视渺小流动

如他的命，无从得到

与死。屋子里

中年的沉积尚未扫除

像一个视图超越他婴孩期

灰眼，他的重复日子

如同他感受的贫乏

旅途的一瞬景象蔓延一生

他保留妄虚

虚妄

我时常削磨一个属于我的外观。

沉积岩构成的长堤异星高悬。

孔眼，虚妄

我的恐惧，无人或无征兆的窗外

被压缩到气态行星与卫星反白的对比

穿行，机器

星轨蔓延，反差存活在

胶片眼。

无相背景，反相

显梦。恒星的一生

源自某人的眼压充血，胶片的瑕疵颗粒。

我的生活场面

被许多水面

沉积而凝视。

某个被旧世界感知过的人

无力以钝觉睡去

声音

过去痕迹全部消失

印纸，酸楚

掌纹

脉络深坠

折纸

一团褶子，

内部渗音

无知静得破败，晨露

氏名，瓦屋拓影

终生劳碌

死亡

“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

在世纪末，神学像须臾的气息

在两代人中间呼出，时间

不再牵引记忆

水面上的漂浮物，在茫茫天地

依旧坠于白线之外；

霞光或日光

仍旧沉浸在神秘感中；

一位旅人

想起这些世代难分之事，

途中难免多病。而孤怅

物事

在无意中

旧尽

宽广的秸秆地

难以移步的泥灰，雨霜

天色凝重，烟火

我只注视水面，

直到它真正平静

远处永远在重复，重复在圣咏的空间中。

凝视和追溯无法拯救一位行人

启示录提及他的尸骸，但他抛弃了；

物件与无法逆转的生活之重

宛如自然赐予的蒙难与净化。

春分

几乎被人间的皮囊

榨取的汁液，

深埋在一个驯养的眼神背后

有人羞于提及他们的未来

雪片迟迟才越过冷凝点的空气划下

羞于答辩。那藏于楼中衣冠冢

纪念者

不复出现

所寄托之物也日渐消散

有人会希冀流水声——

盖过昔日喧哗。

往事都已去到存否之外的终点。

光影、云层、啼叫

踌躇，但仍旧流露真性情

生命的粗糙，在经历伟大的磨砂

一种生命……

眼眨，

释缓人类对我恨意，

被决，

一个外延，世界井网的流道

一场舞会，然后盛至微

无形火苗

显出我的肉身飘在天际

一个静默的女诗人

守墓者………

乳霜的湖岸，像一盏墓

远离明日意味

这自私使人缓释

一个从诸星体流落，固定的人

无混沌，或无生命之死

安

遗嘘，舐灰

必朽之手，推笔脉——

重纸而非自由尘粒

你的宿命，有机体，

陷入衰竭的是时间，而非身体

一场梦境废墟，实在的

星团间人造烟火，

历史与梦境——一束柔弱血丝

纯粹的超验领域。

如同有机体的梦

——重复的水。

回响——一座恒星山谷

微振，然后消匿

她在秋天

她，一群二进制鸟像

湖里刚死去的冗鸟

她的白垩如火星峡谷的褶被构造

她的霓光

石碑计算机，宏内核，内存地址

刚被找到。

她回望峡谷的硅酸盐、玄武岩

横截剖面。一些橄榄石、辉石

像过于无机质的脸

帧-包收发端已经暴露……她想。

基岩如大地的寄存器，

重启全球性沙暴的宕机。

入冬.3

访客

打开了几万年前残存的，石碑计算机，

源代码铭文般旋绕……像咒点，

雨后一新的城寨

让我死

直到与你接触。

她的头倚靠在碳素灰墙

就着繁芜的赛博街景点烟。

一千年前的光纤管，中继器

收发端

网络协议传输无人见过的数据流，

一千年前开始，再无人浏览过这些内容。

磁盘阵列机器运转

命运之外的年份后——

无命运的，惨白面容见到了它

死亡，一次停机

它身体的存在，本身就缠扭了宇宙潮势

而苏生，“自我”被自身的星球速度所杀死，

一次呼吸的漪波……

告别生命政治

像一个无垢之人——胎梦，和硅基神裁

一个心灵已经死过无数遍，

只见过有限的人，无限的记忆。

入冬.5

岩质小行星，

他

像消散的

太空人彼此用鹤嘴锄敲出的

哥德堡变奏曲：Aria，钉

漫天稠密的黑星点。

她像约翰福音开头的真光，

她的濒死感知，像一盏

西洋景——灰烬，木筏漂流

星夜，火把只照到他的脸

摄影机平移

录下

他的船，火把光，划过山岸

星子昏沉，背景音停滞

像我，曾被隐微记起，

一帧画面，水域，在湖底淤泥

善忘也是一种美意，

银盐，光的汁液——

黑诗中的逗号。

像空气吸收了所有遗忘感，

赛博世界的雨后湿气——它已不需要

一个易朽，而我和它一样无声息

竖墓蔓蠕

悄数声存

尠怃 徵

懒让

鸳幡,沐拶

幢质

敝低篱梼

茎冷浅

恐许屈后弧些腰

声嫔使谜，

孀衣——珑殡

檀佞

伉尸

隐怀褶膻，

星菱霓咫。

愀瞳憾

竖墓蔓蠕

我最近有一次黄昏的时候上天台。

天空已经成为哑蓝，

所及是四周城市建筑的星点灯光一直延伸。

占据整个东边天空的层积云层像层叠的城堡。

往地平线最东的地方过渡着一种昏红。

尽头有一小片之前的霞光，

而7点的天空已经昏暗到看不清地面。

那一刻我想过，如果我自杀，

最好死在这个景象的时候

在德勒兹墓前

我:“德勒兹，你——曾爱过这世界吗?

你的肉身先于你存在，

而自然，你所居住的宇宙

为何在已成为你永固肉身的墓碑前

映出一朵花的易朽形态？这影像

是你说过属于晶体-影像，不属过去和现在

而现在，在你的墓碑-晶体前延绵……

这是一种至福？内在性的赐福。

超越你的，肉身的救赎。

自然和宇宙充满宗教感，以有机或无机物

会遗忘，难以分辨的圣行，

或将易朽的花赐予石头肉体。

一个不可追忆者，它回忆

一生时，像所有时间转接的晦暗处。

花是全部……晶体吗？花的圣行

像超越生前的全部福分。

哲学和肉身之外，花——如同墓碑的生命

渗涌而出。这福分、爱已经不属于

时间的生灵，像水中摇曳的气泡

对镜哀叹

镜中影像竟与自己一样绝望——

无论时间在回溯还是跳进。

死后，如同花和碑的空

填满——这肉眼的机械珠

在真福的 天空的晕带流……

德勒兹的魇梦，像他的家族墓地

2012年死去的儿子朱利安·德勒兹，

他的碑名，几乎是系悬于一种教义之间的生命

奉献

青空，

大地，宇宙被思考得过于沉醉

掠过——

沉闷，或蜿蜒的原野，草青

几根桩

阴影，移动和路边碎石低垂，

二十世纪最后的日落，在大海默示

碎石堤拍打大海、岸边

涟漪轮替的卷过破碎的石像。

灰烬，像旧建筑群

一个老伯因透气而开窗，呆立

沉闷依旧，他的视野成为某段影像的

另一种生命。

他沉沉睡去，在靠海的公墓群

一场未知年份的梦……

如果时间从来没有流动，我也会写。

它是窗外，网眼，水塔沉寂像钟摆一样摆动

沿着无边的星空往下跳......

沿着无边的星空往下跳......

它不再成为，水波纹，缓缓在积水、倒影流动

它像青绿色而卷缩的胶卷，它的片基只余许多污渍，

碎片，在荒野，城市的大理石造像，

妇人之手，

窗边，

沉静的沉沉活着

非神学地——7时低垂的金星像太阳的锈迹

北河三在夏夜的星空闪烁

客机低飞、沉降的雨云

它们的生灵像许多年前已经死去

回望自己在河边嬉戏时倒影，原行星的岩浆

沉入地壳，是一种枝蔓，

凝聚、悲恸的离去。

迟疑

迟疑，睡着后几乎是嘴唇......甜蜜

的，载着它的阴影和物性，它是一个惊叹号；

在恩荣，

隐秘，杂生的汇聚

羽翼、在淙淙池塘

和煦的，眼前的阴影。

人类，和它水杯里的尘，它潋滟而欢悦；

它的手抓紧遗漏......它不在乎。

手和嘴都无意义摆动

烈性止住它阅读一出戏。接触到的面、块

陶偶

诗歌，它透镜的

麻痹的......

引力被捏碎如海岸石柱，

陈列，溢满人偶

浪花在转身，不断的转身

反射时叠积的入迷——

文明像蜡烛一样幽幽熄灭了

他呆立，瓷片破裂之后，

驶掠镇墓兽。浮雕

凝视眼前一片的荒地，

他像个陌生人

在土壤和古器件之间靠肩

凝思的空屋看来在天国边际，

它吸积，人不再是凝重的了

他的身体被泥塑毁灭，宛如摆手的豆芽

水曾经流动

水曾经流动

水洼像曾经客人的痕迹

琢磨，然后他摸着一枚石

琢磨神学，波光粼粼

降灵会，

子宫获得催产素

它依靠大地曾经的粉黛——

妄言，意愿——

创造新的，神愿般涌来的滩岸，

然后吸引无际的，涌泉下

旧屋与居民。

草木灰燃起

很久，很久未熄

神曾经恕及世人

而今

一扇未开的门

一汪池水，像祂的眼睛

注视

横亘在两座墓碑之间

灯光在闪烁，然后在颤抖

波纹在掠过，撩动街景，

水声，

有人在倾听水声

几乎不可能

不可能

成为未来之忆

世纪

世纪的眼眸曾经沉沉地入睡撕扯布鲁克纳的感恩赞和弥撒

巴赫的平均律，曾经海浪经过礁石而后回退的装饰音、波音、倚音

它们几乎狂欢地任一只海鸟啄食，德尔斐的神谕——

基督的普罗米修斯！

为赎罪而如人类般佝偻着身躯，一张被《女史箴图》和曹植扭曲的

雅量只剩微微潋滟月光的古画

一只常年练琴患退行性关节炎的手

人类曾长年在暗夜等待着，改变一个凝视者灭点的救赎

20世纪即是如此永远摧毁古代的乡愁，使闻者孤楚

本雅明在新天使怀中祈求的，神学与机器的维度依旧撕扯大地龟背的龙筋

伟岸和恐惧令襁褓之人颤栗，但不再是巴洛克、复调或赛博格的

而依旧是某种代价被轻蔑之人掠去

石头在天上发出的回响

秋日

伟大的纷繁之物如秋叶掺沙坠入河塘，

“沉浸在爱中，你将是幸福而神秘的”

水纹沉默，而被爱者将是同样价值的创造者——人世的旧屋朦朦霭色阴影——

骨架与旧家私开始拆卸却仍记得的轻柔——

吻、眼神，

惊奇。无知的负担

脉脉簌簌摇动海藻，山脉

爱被创造为一种黏合砂砾和海潮的湿润空气

永居于赛博空间的吟游诗人

在方圆数千里的藏经洞之间流亡

此时所思之物无非在溶洞与钟乳石柱间

凝结为锂泪流下

秋分

太阳对一个它的爱人：

她深沉的，匍匐在地表和呼吸溶洞那翕张的脉搏，

静静地躺在北回归线上——生灵——

对宽宏的爱的渗透法；

她捡拾起简单的柴火，

像是搭建一扇古老的穴居者门。

她、她们、以及更多的她

难以阻挡的奔流不像一个路口

更像秋分在正午的日光

她们成为生存者的奔马——

生命，从属于机械的一部分

从茫茫人海和普通人的求存，可以看出来；

从对人世的虚荣和爱欲渴求的——一种供物

被抽空为虚无，

又再度加冕为拟像......

她无可避免的接纳：一个震颤着的欲望，永远地

去高尚的面对自身的矛盾。

在秋思中——

她的隐微和抑制的爱

从她的手中泄下日光的帧；

环绕着恒星的分至点。

自然的风，仿佛嘴唇蠕动在说：

“感情难以消散

而去奢望它又几乎撕裂自己”

单调

上世纪单调的人与事

几乎令闻者哂笑，以至遥远的未相见者

幻想起，在苏联的、中亚的盐湖、内燃机车和棉纺织女，白山黑水

浓烈的烟囱，呼吸曼德尔斯塔姆沉重的大地.......这无人发现的马蹄跌

爱人在未抵达的白银时代、在塔什干、地理学在村落与地形之间转移未变质的

渺小和驼背身躯的意志

无垠的、波斯的细密画般、河川敷被绿洲和散落的工业建筑所承受的自然空洞——

一一填满。

夜间的空旷之风如孤独者搂抱入眠。

在未来时代，麦穗和杂草凝思某个恢弘、似无所容纳的广场空间——

而不思惑风中已摇曳，漂泊者益稀

一切过往历史都已松紧——

被爱之人

近乎无血色，

某张空面孔，与

记忆和伤害萦索，制止呼吸——

鲁布廖夫的圣像，在远北针叶林浮现......

七月

烟花，在花火大会的浮世绘形象破裂而倾泻下——

似有无的回忆

萦索折成三叠的喉头含音——

芊芊细雨，

过客，在草青复苏

的夏时。

雨夜，谁亦在玩味故人情，不知何故

三味线音、神社之流水

细水长流

在云雾中近似眨眼的光泽

而漂泊的风土转瞬即复归于静谥——

视物如睹

烟霭迁徙着一丝丝断线风筝、北朝古寺

伽蓝宝刹

流水及松香依旧晕沉沉的韵味、飘散、悬掷

后又被人踩碎的秋叶

其纹理几近龟刻、沟槽接近一个国度的井字小巷、深藏的坊市

街招

刻板的裙裾

青石砖墙

如瀑布越过墙垣，泻下泥土之中

死者的追忆带来的芬芳

年限

恒星的色球层

拖曳着银带、镜子里神髓静悄悄伟大的叹息，鼻翼、掌纹间

鬓发与残年的阴翳

童年的水秤杆

瓦盆里，鸭子玩偶与斜削、嶙峋、水泥抹灰后的五层楼

铁通栏杆

暴虐地呼吸锈蚀的、夕照远远之后的一抹尘土——

旧建筑白净得像蜡烛

燃烧，在静夜时低沉又延长音的低语

没有谱子

与候鸟的迁徙路径，画了一条相反之线——

缠结起来无法割裂的躯体依旧在湖底，彼此缠结

声调

摇漾着

层层叠叠的群山与云霭之间，孤立者的摇篮

坠入梦乡，支撑此间的立柱折断

一个嘶吼着的兽形声音，泛舟而至

缀连补丁的银月

微微在褐色土壤间泛开的银色居所

人声、雷鸣与起落中的雨势——

岸边芦草填满水流——

生命旋即枯萎后遗留的空洞、一位临终之人的天真眼神——

此时才像雁群与锚索之间，天际线精确神怒的沉降——彻骨勒出

腐殖质的沙丘

零星的贝壳碎片、躯体、一个轮廓

隐隐抹去

归乡者奥德修斯或雾亥的金色梦魇

清扫人

一扇奇怪的窗子

仅仅因为落了些许尘埃

惹得蚊蝇流连，常驻不走。

守门老头有一颗慈悲的心

他仰望天空就像他半生前散花、燃烧滚动着的碎片四溅

在他的圈子里收敛为大写的无。

手是另一副躯体上的拭者——

窗前景物会使之前的魂灵忘返。

一切都使当刻的无知者哀叹，吸入的微弱身影

房间、挂钟、家具、扶手椅之类

昏暗被油画般雕琢的归家身影

淡淡地触及场所中的往事，

并不算剧烈的感情像水潭中的波纹。

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衰弱着。

过客与老者，时而

浅浅对视着。

杂思

他们在童蒙时的梦里，门链锈迹斑斑、挤压

稚气，与蚂蚁式诱探的眼珠

谁在令人哂笑处深思？

除非他像一位带孙的白发老翁，

固执的眯起蛋糕皮般皱瘪的眼睛

年少时天真的世界蜕化为三十年的渗水建筑

于是别人自然悄然离去

炫目的日光，远远一瞥之后便不见暗淡，

他也和祥和的

但也许并不向往的自己对视着。

被侵彻的童年，

它以破坏自我和他人的基础建造

女性的躁郁和阴柔的歇斯底里，

但即刻像发了一场旧时间，古老宅邸里的美梦。

老者继续骑乘宽松的上衣，

他和街市里摆档的大妈一样市侩。日子

如同停留不变的昔日表情，

步履轻忽

钻入不存在任何人记忆中的角落

但顽固与坚守的神态仅仅是可能，想起未来的亡妻，

稚气与灰烬的姿态便一同浮现。

我已经抑制住所有的悲喜？......

壮观的、并不如瞳孔一般收缩的奇点

我们被黑矮星伟大的、末日紧缚地爱抚

痛苦被一艘小小的宇宙船度量着

透析

异星的血友病人垂朽着

“痛苦”被阿基米德的砝码指量出沉默者的脚印；

对巨大的痛苦保持缄默。

唯一的承受对象，它是来自自然？——

自然，磨蚀着生灵，好像他们是来自林中

消失的折射光线，

有韵律的折纸，跌宕欲起。

被时间与情感两手摆弄着纯真摇篮；

然后终究无法言明痛苦。

一个地质年代后

石刻碎成齑粉

不信者如此在恒星下的空地散步

幸福

1.

成为灰烬的钟摆

在记忆的一处锚点飘摇——

经历过时间的人

被赐以莫大福分，婚姻、子嗣......不一而论

他们震惊地磨平生活的透镜

闲暇的午后

下班的一顿饭，

并且平淡，而非肉体缠绵的喜悦。

“家中已告别昏黄光线的灶台”

来罢让我们体验何谓圆满的人世。

他们勾勒出情欲与钱财的满足。“世事一场大梦”

人世的归宿值得罗列在记忆的桑园

2.

灰蒙蒙的天空和呼啦圈的阴影

从童稚时代归来

埋藏在中年的土壤中

“我们的情绪变得粘稠如浆糊”

“是以我们以为”

“成长于祷告的粘腻蜂蜜中”

生活的施恶者备受恩泽，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找不到与之同等力量来改变它；

而选择祈求一小部分人的幸福

对抗周围巨大得多的黑洞。

夫妻的车在夜间穿越高速公路

正像如此

3.

女人的爱意

轻易转化为恨意。

这其中，辩证法释放了它的空乏之层

它乏力的，倾颓的雨势

它吻合一张旧的，没有抵达的面孔——

抽选的幸运之人在雨棚下

缓缓地念叨

使陌生者致死

又使生者在美满的人世复活的名字——

飞马珀伽索斯蹬开大地，

越过伯罗奔尼撒，去往东方的爱奥尼亚

带来永不回归的神谕

烂尾楼

在惠城区姚屋巷

一座五层高

没有顶盖的烂尾楼；

我们放学后

以木制兵器

恣意地厮杀；

直至一方精疲力竭

那时

我们偶尔躺，也靠坐在水泥块上；

学校的韵事在白天淡淡消去；

伙伴们陷入了一生中最早的无言时刻

有时，我们将眼睛合成一条阴翳

观察细致入微的死亡物；

一株小草、蚂蚁、蜘蛛

石头；

是如何在我们好奇挑拨下

陷入窘局。

僵死的节肢如何在孩童的眼中

变成运动的泥塑；电影中的

尸体和头颅；

又变成

令我们困惑的死之愉悦；

部分地超出那个宁静的童年世界；

身边僵止的片花和

脆弱的生命结局瞬间；

蹑藏在追忆的

褶子里，它最先失去梦境般的平衡；

它是自然界化身为一个

巍巍颤颤的老翁。

他说教：

即使在昆虫的盲目欲望之中；

我们也无力地看到自己。若童稚

随童年一起死去，代之以俗世价值；

当我回忆起我的童年；

即是在确认第二个死者。

面容，然后是退潮之后的叹息......

我们奇妙的，困倦的触摸明天

水帘洞把我们的眼睛黏在脖颈上；

一个隐秘的

和生命的垂坠物有同等法律效力的

名字；

和虚无的天秤

承载在一起。

它们悄悄闪开

当我想伸手抓住它们的时候

就悄悄闪开。

我是指：

过去即是人物的砝码

行动，并钻入空旷之城；

从拒绝般的容颜中；

从陌生人的防备心中；

（废墟重复割裂着天使）

它们对大地上的子民是如此之疑惑，

以致那行动力——充斥着记忆之尾幕。

饿死

1.

如果有谁，能轻易洞悉自己的命运

它指出，目睹一次又一次绝望者的

轻声细语

有人问道：

它还能忍受书上说的

深沉源于历史的真实痛苦

尖刺的指甲划过金属的声音

诗人的任务，还是以苦难的口吻

描绘真实的

永存的地上天国？

我回答

尘世教会了我一切

那淅淅簌簌的

无形拥抱者

浸透在给我的彻骨寒意

和沉默，和回绝中。

我没有普通意义的父亲

圣愚即是我一出生的天父

和我颤栗的伤害者。

深思我们的世界——

以一切无情的剑刃扼杀思考者；

使他们穷困，拖曳着贫瘠的身子

以空洞的生存欲望鞭挞着之前

刚愎的自我；时间带来皱纹

雨雪、风霜、死亡（而没有重生）

大自然为它的叛逆者

预备一个四面围攻的环境；

器官将要更早衰竭下去

为自己的敏感付出更深的折磨；

对被爱者将要更刻骨的背叛。

2.

我们永远失去了幸福

这一富饶的地景吗？

——来罢，它未必是真的。

——当它满嘴胡须，罹患老人痴呆

它的手脚和饿殍一样无力

我们再无法寻求慈悲，达成任何释怀；

也呆滞地看淡二元论者的善恶观；

我们发现自己身上的饥饿

无论是肉身或心灵上的。

发现自己对死亡字里行间的飞行

我重新受到饥饿，生存的痛苦渴求我重新

控制——

心灵的另一处饥饿使我茫然

呆立、肃视这个世界

这梦乡沉入躯体的地方

却不正视我自己。

多年

我们当中有人

轻巧的离间着一场邀约之舞；

他们的舞鞋被植物的汗水打湿

眼睛像蒸发的晨露失去光彩。

他们紧靠在街边的零碎杂货店

身无分文的归乡

然后捏灭一根烟头

——感慨之间

人头纷纷攒动如低垂的麦芒。

赛博之影

你是一具

这都市创造的冰冷弧度

匆匆奔赴未来的义体——

九龙城寨密缠的电线网空前的遮蔽天空

黑色的雨水顺着霓虹灯管和隶书街招淌下

溅落在废土般的灰暗地面

和漫无止境生长的倾颓建筑中间

一个被遗弃的电子脑

在雨雾中

在串码流和删除指令的交夹中

喃喃自语：

“已经毁灭的废墟，如果我们承认它是……”

“真实的毁灭”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虚拟世界重建它？”

“仅仅是为了”

“某种更真实的空间？”

“……”

魅惑的霓虹暖色

被包裹在城寨微弱的光体与折射中

无数游魂般漫游的仿生人

填塞满这个精密的都市——

你带着自己的精确追求，加入了这庞大的序列群；

你们的生命在疏离中缓缓展开

在非感情的孤独中测量程序化的深度，

直到世界对你们蜕化为一个可代入的存在。

**2020-2023**

敏感的风景

一、

我们向一个时代外的陌生面孔诘问，

伟大的爱欲，与生、与死的固有价值——

即将被一具腐蚀的沉降尸体啃噬殆尽……

——而我们凭普通人的身份感觉到

这一切不过旋风般的斑斓

时间之手捏塑而成的泥土城堡。

在一个永远也不会降解的塑料旧梦里；

苏联、日本、还有远东、南洋、东洋……？

在我们那泡沫尚未爆裂的日子里……

勘察加和北海道做着同步的梦……

超乎时代的宁静感制止住了我们

非凡的机械手臂摆弄我们单调的躯体

我们追求致密感……在日常生活的琐碎里……

家用品，则带给我们实在的沉积感

仿佛一种历史晕轮赐给我们的天使

独到的化妆术……

家什、台灯、梳妆、碗碟、

胶卷、影带、话机、信纸……

每个家庭环绕着自己的年轮，

从工作到死亡。如同旧世界里的亲密合照——

……容纳着他们的目之所思，

和亡逝者在记忆地层长久的分解

小贩清脆的自行车铃铛在一条

喧闹的大街上

召唤无比多的亡魂……

来重新步入路人童稚的光阴。

这俄狄浦斯般的回望，

谈及我们的速朽和不朽的宽恕。

在一个静谧的，

我并没有经历过，所以难以回想——

或许是2000年初头几年的午后，

蕴漾的光影在午后的窗户

楼梯回廊，

在百叶窗上留下稀疏的剪影……

一个老人躺在扶手椅凝视戏耍的儿童。

喧闹声和炒菜声在小巷里悠悠的传开

在暖色的墙壁之间……

童年的铅锤

击中凝固者。

二、

在阿彼察邦的电影《正午显影》里

一个男人在金鱼缸边做着

隐晦、深疏的白日梦……

那揉捏时间的浮沙……

随着日常影像的流失而蜕下记忆。

我们所被告知的宛若泡影……

一个长久地影响着我们的影子；

叩动缭绕我们的亲人影像……

我们短暂的欢乐，

和悲情。

我们的生命体验，

和它的反解法。

生命，它会不断的承认虚拟

直到它填满非生命的每一部分。

在某一时刻，

它停止了星爆般的扩散——

而被虚无的感情所深深抚慰。

我们此时所亲手触及

时间结晶后纷纷洒下的碎片，

它并会将那些被摧毁的虚幻之物——

原封不动的，

——交还给我们。

一位神和一位孤独者

开始共同想象一片如镜的大海；

在潮汐的瞬间拥耸而来的廓影，

人马一般的雄浑壮奇；

但转眼间，它就将成为

水的废墟宫殿。

记忆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救赎吗？

没有回答。只有旅人在远处——

吹响了漫天的号角。

黑色

在一颗恒星的晚年.........

它生命中曾出现的哲思者赞叹到，黑色、黑色、黑色。

昏暗时分，一颗小卫星的影子

遮盖了山脉反复隆起的阴影

让巉岩的切剖更显花巧.........

在岩床间反复回荡的同一种风声

磨蚀着数百万年前的砂砾，

游荡在尘絮飘浮的太空回廊里

又受到重力像芭蕾演员的脚尖聚拢在一起；

“水星上某些永久处于黑暗的陨石坑，”

“最底部可能有冰的存在。”

但.........没有生命.........需要目睹这样的黑暗.........

时间，它被一颗拖着优雅彗尾的彗星

琢磨得.........如此迟缓和迟钝.........

对生命和它的同谋者而言狂啸的——

顷刻之间，变得像一首凝滞的谣曲

在宇宙幕布中以难以分辩的速度展开.........

黑暗捕捉到了黑色。毁灭

理解到了静谧。星体在虚空中的下坠.........

只会让它陶醉在无尽的虚空中，

它在反复折叠自己的幻影，

如同一个自杀者的心境。

Les Rallizes Dénudés

（1970年3月31日，赤军成员，乐队Les Rallizes Dénudés的贝斯手若林盛亮劫持了日本航空JL351号班机，要求飞往朝鲜平壤......）

“飞往朝鲜，我们就能获得自由......”

“是吗？......”

“......”

致密和强烈的Lo-Fi噪音墙包裹了听觉......

轰——隆隆...... 轰——隆隆隆......

尖啸的失真音挑衅着耳蜗神经......

“滋——————”

人声在这片纯粹的70年代底噪中飘忽的愈来愈远......

主唱迷幻的声音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

我们仿佛沉浸在虚无主义的乐园里......

一切有形的事物都被毁灭了......

可怕的日常摧毁着仅余的意义......

乱码和噪音产生海流般的蜷美......

人声与声场之间勾勒的疏离感

多么使冷漠的人们向往......

我们的触觉捕获到这被时代烧蚀的空虚......

萦绕着我们生活的气味......和我们的每一个动作......

“ねーね......”

“我们会在平壤开始新生的......”

COVID-19

冥王星的上帝能拯救那颗遥远的……

飘浮在幽暗落日余晖中的蓝色行星吗？

在黑夜，我们在永冻土的天文学家观测到.........

暗潮已经遮掩了这颗星球眨眼般的光点……

生命，倘若暴露在这令人窒息的大气中……

就会像处于真空的花般枯萎……

变成月球那样的不毛之地……

但我们看到，那些黏附在这颗行星地表上

如同尘埃的生命

试图阻止这一切，

阻止自己的毁灭……

首先是……

恐惧和人性，战胜了它们昔日的政治哲学……

它们开始封锁和掩饰自己潮涌出现的死者，

甚至如同暗潮本身对它们的遮掩……

接着，封锁自己的呼吸器官和国境线，

强制把自己留在家里……

它们全然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突然被激发的情感

疑惑？惊慌失措？亦或绝望？哀悼恸哭？

亦或在这末世都市中

寻找救赎？

救赎……可能是脆弱的……

它们难以接受这一点。

我们曾数十亿年间在太阳系的黑暗边缘游弋

只有黯哑的太阳……给我们带来稍高于绝对零度的温度

但这点微弱的热量都不足以成为救赎……

因为当我们以情感面对它的时候就不是。

如果……你们开始试图理解自己的位置和情感的来源地

你们就会明白情感的未来……

一根长久编织在创世者竖琴上的线。 温情和希冀……

常常成为已消逝者的祝福。

感情的反噬

我们在一个炙热无比的夏天.........

与所爱的人相拥在一起……

日光……透射过湿气濛濛的房间

使我们感受到肉体奇异的温暖……

感情……受到分光器的撞击

分裂成无数微小的情绪碎片……

留驻在我们所凝视的……

一面面斑驳的空墙……

我们曾如此坚信……

释放情感的直觉，去行动……去爱一个人

……是唯一正确的事……

如同我们从不加思索……

自己被情绪支配的生活体验……

我们会发泄、愤怒、形喜于色……

但感情……正当我们以为自由自在的

引导它……就能让我们得到尘世的幸福……

它在反噬我们。

以我们向它灌注的冲动性的力量。冲动性的爱意……

因为力量.........意味着它是盲目的

我们的感情.........迟早会越过自我设下的保护屏障

把我们带入到空虚的毁灭中.........

感情.........盲目的摧毁一切有形的意义.........

在意义的碰撞中湮灭……

摧毁我们自己.........在感情之后

我们唯一能留存自我意义的方法.........

就是憎恨对方。

恍惚......

我们恍若……生活在.......波德里亚的《冷记忆》所描绘的那片后现代荒原……

这纷繁，缓缓扩张，高饱和度的肥皂泡……

像傍晚时分一致亮起的街灯……

将我们，完全裹塞进它的幽魅泡沫里……

我们的声音是如此的黯哑和低沉……

哪怕仅仅讲一句话，都已竭尽了全身力气……

上颚、下颚、喉头和声带都在加速老化……

它们似乎很快将作为器官标本

存在于我们不合时宜的衰朽躯体中……

我们的乏力，是源自生活在偌大城市的不真实感吗……

这恍惚感像漫长的地铁线侵袭着我们……

仿若.......把我们变成穿越冰冷都市的幽灵.......

如同我们在交通路口与路人面面相觑的一刻……

这短暂的无言瞬间，令我们失神在喧嚣车流中……

那路灯给我们投下的巨人般长影……

仿佛瞥见自己生命提前透支的幻影……

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的家……

每个路口的人潮已从街上蒸发……

“啊……他们在橘黄色的氤氲路灯中零星、虚无缥缈的闪现……”

我们躺在沙发上，回想刚刚的感觉……

“当我融入他们时感觉仿佛是永恒的……”

“永不停歇的骚动……”

“一切……再过一万年也未必会变。”

“同样的事，它要在这一万年间重复一万次……”

“也就是说。”

“永劫轮回……它是一个孤独的盲目探测者”

“就像我们对这个黝邃宇宙做出的预言.........永远不会成真。”

坚忍

漫长的国境线，覆盖在冰雪背后的森林里……

降霜糅杂着泪珠倒垂在冰凌上……

人类与仅存的生灵共享这肃杀的严寒世界……

一个末位淘汰制的达尔文世界……

一切可能的救赎都已从现实抹去……

恐惧像寒冬中呼出的暖气袅绕着模糊的躯体……

在黑夜中透过小孔成像可以看到他们在瑟瑟发抖……

而无形之物，它们操纵了时间……

以及濒死者坚忍的呐喊……

暧昧的记忆

声音——沉入无口之井……

在石灰岩层的记事中，

土壤……幽玄得像发光的钻石，

吸引着人为的探索

那些处于最深处、冻干的腐殖质躯体，

隐藏在无尽的裂缝与碎隙间……

它们明白冰冷和黑暗对它们的度量，

然后它们像长出无数手臂抓取过去的灵魂。

死亡的诱惑

它们潜藏在深海之中……面目斑驳的

呈锈色的人脸雕像。

一束珊瑚花，在一位老人手中捧开；

温柔的眼眦，分割着棱形的海底乱流……

暗涌压制了心跳般的静谧。

永生的痕迹抑制它碎屑般的胞衣漂浮在一旁……

从未透射在一束光线里的尘埃……

惊奇的发觉，自己漂浮在，层峦叠嶂的墓碑怀抱中

那环绕的臂膀，

仿佛组成了巨大的安乐死机器……

暗影西沈

它们在灰暗，瑰丽之物游移的年代，

发现至宝。金星带，像天穹巨人的昏黄肌肤——

紧贴着落日仰慕者的目光。浸染

蓝霭的地平线，在只一瞬间，便侵蚀过——

一座座小城尘封许久的，

电线杆、蜿蜒小径、乏味角落……

人迹罕至的老城区内，

祈祷团与濒死者，为着魂灵苏生的较量，

在天际一线，亦共同抵达那最终的灭点——

只有水，仍旧，仍旧

在无比怀旧的涌动……

仿佛一切放大感官的喧嚣，都源自——

世纪末，最初奔涌而出的金色大海……

巴赫

哪位蒙召的使徒？

是圣约翰、圣马太，还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在塔可夫斯基《牺牲》的开头

咏叹调缓缓地牵引神学的精魂上升

缭绕那褪色留下废墟的空间……

我们曾经用感情填满

心灵被承认为空乏的一面，直到感情本身

像神反复蒙召它的仆人……

蒙召我们自己……

直到赋格重复天梯般的音律

它们怎能重复？像落日昏黄的浸染！

填满蜂蜜中的旋律……

于是

一种声音……

浮现出

浮雕般的面孔，青年人，

稚嫩的儿童和圆熟的老者

娴熟的手艺人。亦步亦趋

缓缓地拉开我们俗世生活的帷幕。

但它，终会属于另一种终结的桥段：

在那嘹亮的、金石焦烁的管风琴音中……

昔日的天国和地狱都已降临……

启示录的末日审判都已到来。

我们的受难曲即使无法让我们免于毁灭……

是否，能净化我们的痛苦呢？

巴赫穆特的死亡大师

“看。”

无人机操作员指着屏幕上

一个身影，

他蜷缩在巴赫穆特外围的战壕里——

焦黑的白杨和绵延不绝的弹坑，

躺着已无数已安眠的“瓦格纳”士兵。

“嘿，这家伙临死前，还拼命比划十字圣号呢。”

“嗯嗯。看起来紧张得要命，手还抖个不停。”

雪白的冻土，被黑褐色的战争泥泞，

缓缓地，勾勒成一幅形骸碎散的波洛克油画。

硝烟过后

寒风，便渐渐消散……

死亡的气息，

仿佛仅仅停留在屏幕前……

又似乎，有什么

正越过那些愈趋静止的像素点，

发散……

岗哨，在自由的空洞层

亲吻将窜—

萤火虫。水系润湿矿脉

“是年终无月的黑暗”

死该

控诉死吗？碎星

浮絮真空，“从北朝鲜来……”

BLAME!

简而言之，废墟探索者

他仅仅是压迫天际的眼皮——

旅途——那流逝之物，霎瞬、花枝那样爆开——

晨露那样消散……

在经历无数次网络球的

重置失败后。超构造体底层的

占星术士们，终于讨论起

有关星空遗迹的悖论。

一个矛盾之物，若迷恋它虚拟的自身……

她的接入端，在换气间陡然翕张——

超载——这日趋情感化的星核——

即是在……

迷恋不存在的过去，

迷恋不存在的未来。

人間

於稱頌聖名的安息日，祂發聲道：

「人子們啊，既蒙受神恩，又豈可陶醉於死亡，沈醉於南極大陸的白色幻影。」

一座小巷的尽头……我想起秋天，缱绻迷人的童年山景。

山冈画面是被黑白扫描线分割的，我只觉察到噪点暧昧的舞动，别的什么也没有。

是深海吗？

字幕显示已经抵达了深海。

我们应能看到神的脊椎。

「你們既行了這事，便遭報應。既稱這幻象的虛名，又攝幻象的魅影。」

我们看到一个无辜的相。

它的神经丛，闪闪发光，有海中磷虾在啄食。

如果直视便会看到记忆。

如果逃避，也会回到记忆。

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身上便长出伊卡洛斯的枝节。

「那所有從虛象裏歸來的人，必哀傷、必衰弱、必都毀滅。」

自那日断片后，

干扰讯号就持续地，

浸没我们的脑部。

重复那段它最后录下的实相。

直至，我们已经无法从这更强大，混沌，

狂喜的色噪和声噪之海，

分别那是神的还是我们的变体。

分辨那是神的還是我們的變體。

宇宙来信

它蜷曲尘、谶、褐土……

废土是微缩之宙，一间过度死亡的公寓。

机械、破坏性、晦暗性……

铅雨在迷朦里沉落。

时间忆起无限性，忆起

所有事物诞生，消逝掉的场所。

太初、热寂、熵……

山冈上，最后的骑士，

融化为老天文仪。

永恒低垂

只有当挽歌结束时，

宇宙才会捎来一封信。

**附录：粤语诗歌**

喺西灣河雨夜

喺西灣河，我悵望

電車軌，避雨嘅行人，行李

並無摩挲令到昵片土地微微哋發熱，

型成年輪，

衣襟

我識出抓取者，同埋嗌住佢；

廢料與浪花，經已冚唪唥送往大海。

神響一日中嘅某啲時分，會拖滯住嗰影；

如在雨夜和乾旱的平地置換祂的遺物。

人與樓，便更顯晦暗

而福音書，浸淫中嘅街燈

無意識咁，

放棄死亡與愛欲，

他，某一個人，完全通神

明白自己將要做咩野

而不痛哭

鯉魚門三家村

過客，佢隻手似個啲

凉薄嘅風，佢老竇

隱晦咁提及：

燒臘、街角、平靜的黑夜大海，

這人凝望住一個海岬，新填海地

死者條屍黐住遺骸，

漁村同漁船水面漂浮

燈火、殘渣、港灣碼頭

船身都刻著咗好多舊嘢。

散紙，人影公仔，雪糕車

咁就喺成世。

沉悶靜靜雞

同埋落水撕毀那風景

維港之夜

「漂泊的香港人」

響今日，我哋仲點輕輕吟唱起

這齣華格納的劇本？

即使舞台與道具經已全部遺失喺大海

幕布之下空無一人。

鴨靈號等唔切駛入它虛構的皇后碼頭，

天星小輪與濺射的霓虹光燈

海濱長廊邊凝聚的遊魂光團

無法像再似阿爾哥號咁樣

「召回時間同空間」。

於是乎

無人明白嘅我哋，

今日祗等來無盡的遊人與過客

影像，打卡，食嘢

填滿昔日拜占庭式開鑿的空間。

愛奧尼亞柱與中式牌坊似喺並立嘅神像；

永遠濺起金角灣的金色海水

去慢慢回復番佢淚水高貴的平靜。

致白髮讀者

再冇人

可理解到一首過去的詩

因詞語也在老去

流淚的動機，僅是

懶頹，打發夢日

哀於無痕的上世紀末，

世界革命，永遠等住

一個人去讀的詩，

摩擦形成寬厚的掌

冇可能，要求將來

成為過去細微的眼紋，

詩人應放低辯解、理智

鐘數已失效

製造任何沉重，有如

固執的深湖。

夢想象或他的人類們的欲望，

單色螢幕，凝著纖體

在它睇嚟

星球咁轉動的世界，首先喺

似星畫的純黑海洋

跟住是陸地的光脈，遠遠光刺過

恒星背景

最後一位睇住海、宇宙全片漆黑的人

是同樣不智 由於閃